

醉臥長安





醉卧长安

马 昭 著



内 容 提 要

《醉卧长安》是一部长篇历史小说。

书中描写我国古代伟大诗人李白，从天宝元年秋奉诏入京到天宝三年离开长安的一段生活，生动地描绘了诗人南陵困厄时的世态炎凉、梁园续亲的风韵经历，以及赴京途中的社会风情和京华宫闱的生活。其中包括广为流传、脍炙人口的金銮赋诗、草答和蕃书、八仙之游、高力士脱靴和唐明皇与杨贵妃的宫廷生活等细节。全书共八章，四十八节。每一章都有生动的故事情节和精采的描绘。可以独立成章，而又章章相联，节节相通。

书中塑造了伟大诗人李白才华超群、风流潇洒、蔑视权贵、心忧天下的光彩照人的艺术形象。同时也揭露了唐朝由盛入衰情况下，农村凋敝、社会动荡、皇帝荒淫、宦官专权的社会现实。

作品语言颇具特色，以现代文体为主，揉杂了古文词语，读起来琅琅上口，优美流畅。

醉 卧 长 安

马 昭 著

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 宁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朝 阳 六 六 七 厂 印 刷

字数：225,000 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9 1/2 插页：10

1981年10月第1版

1984年3月第3次印刷

印数：215,001—314,000

责任编辑：郭 锋

插 图：陈全胜

封面设计：安今生

统一书号：10158·598

定价：1.00元

目 次

第一章	南陵秋晓.....	1
第二章	梁园琴瑟.....	33
第三章	古驿金铃.....	90
第四章	京华烟云.....	115
第五章	金銮朝见.....	163
第六章	西京残梦.....	195
第七章	祖饯知章.....	225
第八章	醉卧长安.....	256

第一章

南陵秋晓

唐玄宗天宝元年秋天，四十二岁的李白终于有了出头之日，玄宗天子降下诏书，命他即速进京陛见，以慰人君思贤之渴。“使国华光灿，辉耀彤庭；人才显茂，顺应天心。”

接到天子的诏书，李白又惊又喜，他急忙从剡中起身返回南陵，准备料理一下两个孩子的生活，即西行入秦，扬鞭古道，奔往长安。

回到南陵的家，李白心中百感交集，热泪盈眶。女儿平阳，正站在村外的石桥上向远处依依张望。她见爹爹风尘仆仆地归来，不禁喜出望外，连忙拉起在桥边玩耍的小弟弟伯禽，向前边跑边喊：

“弟弟！弟弟！你看爹爹回来了！”

然而平阳跑到李白身边，脚步却忽然停住了。她望着爹爹，眼中蓦然涌起一层云似的泪水。伯禽高兴地扔掉手中的竹竿，张开两只小手扑进李白怀里，欢欢地喊叫着：

“爹爹！爹爹！你还走吗？我和姐姐天天到桥边来望你盼你，等着你归来！”

孩子的话，更唤起李白心中的酸楚。他想起自己二十五岁

离蜀，出三峡，入襄汉，南泛洞庭，东游金陵，远客汝海，两三年间如离枝霜叶东飘西荡。后来到了云梦，同许氏夫人结婚，才似青莲有根，辙鱼入水，在安陆过了十年较为安定的生活。开元二十三年，为一家生计所迫，他同许氏夫人商量移家东鲁，居于任城。不料玉棺天坠，陨星永沉，竟与许氏夫人在东鲁作了千秋永诀。

许氏夫人的早逝，不仅使两个年纪幼小的孩子无所偎依，李白自己也感到如孤鸳失侣，戕戕一身。特别是夫人去世以后，生活迫使李白不得不躬亲一些家务，这时，他才如梦方醒，较为清楚地看到自己的经济状况，实际上早已到了捉襟肘见，一贫如洗的困境了。

他回想夫人在日，自己只知读书苦学，吟诗作赋，虽然赢来了天资英丽，锦绣心肝的空名，可是对于家中生活并没有多少实实在在的补助，年复一年，都是靠夫人含辛茹苦，奔波操劳，才使全家赖得温饱。许多时候，尽管家中十分拮据，然而亲朋故友临门，夫人也总是尽力热情款待。即使是拔簪沽酒，以衣易鱼，也使亲友们含笑举樽，欢畅离去。因此大家都敬爱地呼之为太白夫人，并称赞不愧为相门懿孙，可谓富不骄人，贫不改色。有时自己酒酣耳热，使气任性，有些言高语低也全不计较，还是莞尔一笑，不出半句恶言，不露一丝愠色。

如今回首这些往事，他感到自己心中又格外增添了一层悲酸，那时，自己何曾象夫人体贴爱护自己一样，去体贴夫人的艰辛，去分尝夫人的苦衷。直到自己含泪清理夫人的遗物，发现夫人篋中所有的妆奁，除结婚时候夫人老母为女儿簪发的雏凤金钗和自己赠送的翡翠玉镯，夫人小时佩带的嵌珠银锁，其它衣物竟渺然无存。就是这几件爱物，在生活困难的时候，也不知几回衔痛取出，几回又咬紧了牙关放回原处，在临终时节

流着眼泪，将这几件念物亲手交给女儿平阳和四岁的伯禽，唤着两个孩子的名字说道：

“娘……留给你们的东西，实在是太少了。”

这轻轻一语，似长刀刺心，说得女儿平阳号啕恸哭，自己和伯禽泪如雨下。

今日，生死殊途，人亡心在，夫人于九泉之下如能常常还顾，总会看到这一年多来，为了暂解儿女悲凄，自己带着两个孩子离开了任城故居，沿着古运河来到南陵。幸而在五松山下遇到了好心的荀妈妈，得到这位种田的老妈妈的热心帮助，一家人暂时有了栖身之所。

之后不久，为了寻求一条生活的出路，他又不得不挂帆东行，只身入剡。在曹娥江上游拜访了隐居于山中的道士吴筠，可能蒙他入京推荐，玄宗天子才诏征自己到京都长安去陛见。

此行，如能得到天子龙颜垂青，得以为国家运筹帷幄，不仅可以实现自己平生的远大抱负，使“寰区大定、海县清一”，万民安乐，竭尽自己的智能辅弼明主，象古代贤臣管仲、晏婴、诸葛亮那样，仁名垂于竹帛，德光施及草木；同时，“事君之道成，荣亲之义毕”，即可扬帆五湖，归隐林下，有“清风扫门，明月侍坐”，于愿足矣！

想着这些，李白心中不禁一热，感慨万端地用手抚着稚子伯禽的头顶，酸然说道：

“孩子，今日，若是你们的母亲还活着，她……一定会非常高兴……”

李白说着，望望女儿平阳，如今这孩子已经十五岁了，举止容貌，娟娟大方，连说话走路的样子，也都酷似她的母亲许氏夫人。这时，她听见爹爹又提起病故的母亲，两眼立刻又湿了，不停地用手中的衣袂拭着眼泪。

然而，这姑娘毕竟不同于富贵人家的娇嫩女儿，早年在安陆寄人篱下的生活和以后到东鲁及南陵投亲靠友的日子，使她从小就分尝着父母的苦辛，阅历了冷暖的人情和炎凉的世态，这不仅锻炼了她十分要强的性格，也增长了她独立生活的能力。正因为她具有这种平常女儿所没有的寓刚健于婀娜之中的特殊品性，所以才能在父亲离家远行的时候独撑门户，很好地照顾幼弟的生活。

她和她的母亲一样，对李白的爱，远远超过了一般的夫妻儿女之情。她们爱李白笔落惊风的才华，爱李白灿烂如锦的文章，爱李白皎似青莲的风骨。过去，每每在月下灯前，她们母女相依，默默吟咏着李白写下的诗篇。那些醉人神魂，脍炙人口的清新诗句，象天空飘飘的云彩，身边渐渐的春风，千波滚滚的骇浪，打动着她们的心灵，使她们久久地沉浸和陶醉在美妙诗情的意境之中。常常是不知不觉，已经流出双双沾颐的眼泪。这种心心相印和深深相依的感情，使她们不仅是李白一生中始终眷眷爱恋的骨肉亲人，也是李白一生中拳拳不渝的难得知音。只有她们才懂得李白的心意，了解李白的苦衷，知道李白是怀着一片忧国忧民的炽热心肠，不辞艰辛地进行一次又一次的长途漫游奔走，渴望得到推荐和重用，把自己的知识和才能献给国家。也只有她们，才能体会李白南行失意，北游空返，悲歌自怜的凄凉心绪。也只有她们才知道李白胸中有斗酒浇不灭的穷愁，长诗泻不尽的惆怅；为了衣食之累又不得不摧折长眉和强屈傲骨，陪人含笑赋诗，靠沽诗鬻文度命的苦痛心理。她们深深知道，正是这种无法排解的郁闷，使李白精神压抑，悒悒无欢，为了寻求解脱，他纵情诗酒，常露狂态。有时举杯呼天，与空中明月挥泪谈心；有时抽刀断水，顿地槌石，自夜至旦徘徊呻吟；有时竟随着出家的僧侣和云游的道士跑

入山中，去寻求羽化登仙的神术。

这些在常人眼中无法理解的浪漫行动，自然很快就成为一些人攻击李白的口实。有不少身居要位的富贵君子，也都摆出一副极其正经的架子来鼓唇摇舌，放出种种流言蜚语，甚至说什么李白诗中十句有九句是咏酒言妓，实在有损古道，难登大雅，只可使之流传于市廛之间，不可让其输之于庙堂之上。这些转口四布的谤言，常常使李白无辜受害，凭空增加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磨难。

对于这些恶意中伤李白的言语，许氏夫人在世的时候每回听到，总是以异常轻蔑的态度报以冷笑，她深知李白，明白那些肆意攻击和诋毁李白的人，有的是因为自己生来蠢笨平庸无能，出于一种对于人才的天然妒嫉；有的是因为自己人格卑鄙，李白的直言快语常常触痛了他们难以见人的阴私。至于什么李白咏酒言妓，那不过是在一些官宦和富贵人家的酒席筵前，即景应酬之作。实际上这种以诗换饭近似乞讨的生涯，同那些以色艺糊口的歌伎和优伶相比，也并不强差多少，有时，则甚至更格外显出自己穷酸。妇死腹悲，唯身知之。有谁能知天赋超人、秉性刚强的李白，面对残杯冷炙、尊命赋诗的苦况。而那些以秽口脏舌极力诋毁李白的正人君子，哪个不是挥金运权，欺男霸女，红楼买笑的常客。许多趋炎附势的猾徒对此视而不见，见而不说，故作盲目，却对李白频操舌枪唇剑，百般诬陷。对此，尽管许氏夫人在时总是冷漠处之，但心里却一直感到忐忑不安。她常常对女儿讲起屈原被逐、弥衡遇害的史事，说出自己对李白嫉恶如仇性格的深忧，直到临终还嘱托女儿，要好好地照应爹爹，看顾弟弟，尽量设法去帮助爹爹排除烦恼。

母亲的遗训，时时刻刻萦回在女儿平阳的心上，她克勤克

俭地遵照母亲的遗言去做，不声不响地担起了全家生活的重担。实际上不须母亲叮咛，她也会做好家中所有的事情，不劳爹爹分心。她和她的母亲一样，同李白不仅有着一家亲人之间的骨肉炽情，还有着一种对于人才背弃的深深怜惜，因此，她们宁肯自己多吃万分辛苦，也不肯多让李白增添一丝忧愁。为了李白，她们甘愿献出自己的一切爱物乃至生命。正因为如此，做为已故宰相孙女的许氏夫人，在颠沛流离的困苦生活中典尽了自己所有的嫁妆也从不后悔，直到临终也没有一句怨言。

平阳记得母亲曾经说过，爹爹降生之前，祖母梦见天上的太白星降临，因此名白，字太白。并说，自古人才多数苦命，能得到很好结果的为数甚少，特别是文章魁星，更要经历无数磨难，才能穷而后工。自己同太白结成人世姻缘，看来好象是在人世上扮演着一场很苦的悲剧，但是能用自己的手和尽自己的心，来为天地照看难得的人才，使之光垂后世，实在也是一种难得的幸事。

母亲的这些话，在女儿心中象一片生根的春草，使平阳处处学着母亲的样子，去体贴爹爹，爱护爹爹。今年夏天，她见爹爹日益消瘦，夜里常常到母亲的坟前独自洒泪，尽管她自己十分舍不得离开母亲的坟墓，可是她怕忧能伤人，过度凄凉的心绪会毁损爹爹的身体，便硬着心肠说自己不惯北方的生活，劝爹爹携家南下。

如今，眼见北雁南飞，又是秋风萧瑟，母亲坟丘上长起的荒草，一定是又都变得枯黄了。想到母亲无人祭扫的孤坟，她常常是呆呆地依着屋门北望，暗自悄悄垂泪。今日，她见爹爹又提到她日夜思念的母亲，不免引起心中的伤感，可是她想到爹爹刚刚回来，一家三口暂得团聚应该高兴，自己哭啼会触动

爹爹心中的伤痕，何况爹爹这次归家时间不多，旋即又要出门远行。于是，她强抑泪水，匆匆擦干了眼睛，用略带欢喜的语气说道：

“爹爹，这几日县里的赞府大人不断派人来问，住在五松山那边的殷淑叔叔、韦冰叔叔和一些亲友也常来看望，都问你几时归来？他们说玄宗天子已经降下诏书，要你尽快进京陛见。爹爹，这是真的吗？”

李白笑了，两只灵慧的风目中，忽然泛出明亮的光彩。一双豪放的雁眉，三绺萧洒的胡须，都在爽朗的笑声微微抖动。牵着他衣襟的伯禽高兴地说：

“爹爹，你去长安见天子，姐姐和我都随你去！”

“当然，”李白开心地笑着，“等爹爹见过天子，就立即派人来接你们进京，你们也该跟着爹爹去过好日子了！”

李白说着，拉着两个孩子的手走下石桥，沿着村边弯曲的小路，向自家居住的茅屋走去。

自家院中，开满了鲜艳的黄花。竹篱旁边，层层迭翠的菜叶，簇簇甜熟的瓜果，株株野生的秋藤，都在暖暖的阳光下泛出明亮的光彩。半开的柴门上面，落满了甜睡的蜻蜓。一切都是那么亲切、熟识、美好。李白高兴地笑着，脸上露出欢快的神采。他正要带着两个孩子进屋，忽然，听到有人在他们身后连声招呼着。原来是一位年近六旬的婆婆，刚刚从河边洗米回来，手中还捧着淘米的竹筐，笑咪咪地赶上来，向李白叫道：

“太白先生！太白先生！你可回来了！”老婆婆迈着爽健的脚步赶到李白身边，欢喜地说着，“我说昨天晚上灯花结彩，今天早晨，连飞过门前的鸟鹊都要落在屋边的树上高叫几声，我知道贵人今日一定还家，果然你就回来了！”

李白见是荀妈妈，连忙停住脚步，向老人家躬身施礼。荀

妈妈乐得还礼不迭，连声说道：

“咳！太白先生，你这一礼可折杀我了！谁不知道你是天上的星宿下凡，连当天子都敬你、爱你，特地颁下诏书请你到京都去做官，象我这样的田家婆婆受你一拜，说不定就会减去阳寿三年！”

李白笑了，十分感动地望着荀妈妈有些菜色的容颜和满头银丝似的白发，说道：

“荀妈妈，你老人家言重了。果真如你老人家说的一样，我是天上的星宿下凡，你老人家受我一拜，正该增寿三年。我拜的是你老人家的好心肠，我初来南陵的时候，穷途失路，贫困无依，是你老人家分出房子给我遮避风雨，是你老人家亲手蒸熟雕胡米饭，来为我解救饥肠。近半年来，我的两个孩子日日同你相依度日，你象亲人一样体恤她们的冷暖，照应她们的衣食。明日我西去长安，还要拜托你老人家多多受累。你老人家，是我在艰难之中相遇的善良漂母呵！”

李白说着，又向荀妈妈深深一揖。荀妈妈笑了：

“太白先生，看你说的！你不过是偶然困乏，用了我们贫苦人家几餐粗茶淡饭，便时时不忘地记在心里，还劳你写出诗篇，来说出我们田家的苦寒。左邻右舍的父老，每逢闲时念起你写的那首诗来，都说我好福气，会在你的诗中传名千古。说你深知天下穷人的冷热，将来出山为国家做事，定能怜贫惜寒，减免征徭，使天下穷苦百姓得获温饱。到那时我们种田人家，不知怎样来感激你的恩德呢！”

荀妈妈说着，欣喜地看看平阳，用一只手拉住伯禽，脸上泛出愉快的光采。

“这两个孩子，一个比一个聪明懂事，我从心里喜欢她们。这次你回来，我还真舍不得你将她们带走。你信得过，就

将她们暂时留在南陵，我来照管她们的生活。”

苟妈妈边说边招呼平阳，高高兴兴地一起到厨下去为李白准备酒饭。

二

李白到了家中，推开窗棂，随便在靠窗的机凳上坐下歇息。此时，只有五岁的伯禽在膝边偎依，两只手不停地拨弄着李白身上布袍的衣襟，小脸上仍然还弥留着盼得爹爹归来的喜悦，一步也不肯离去。李白疼爱地抚摸着伯禽不太丰腴的脸颊，觉得孩子确实比以前又瘦了一些。他有些感触地审视屋中，床帐和被褥，都已经是十几年前的旧物了，有的上面打着好几块补丁。仅有的几只箱笼，表面上的竹漆也早就剥落，里面在笥的衣衫，恐怕早已不多了。

他想到自己十七年前轻舟出蜀，一身锦绣，风姿翩翩。那时自己视钱财为俗物，以助人为乐事；心中常常以为，人生一回，应该光明磊落，坦荡襟怀，有高尚的志趣；从生到死，要在天地之间常葆一颗美妙心灵，留下一股不灭的正气；绝不能学富家小儿，把自己变做钱囊肉袋，不惜泯没天良，敲剥万家骨髓，来攫取自家血腥的尊荣，去矫居一身肮脏的富贵。所以见人困苦，便慨然解囊，就是在路上遇到贫寒落魄之人，也总是挥金相赠，悉力济之。有时竟手捧着成百上千的银子，跑进素不相识的人家，去救人急难。

结果不到一年，散金三十余万。象他这样绝顶聪明的人，不断做出这样一些使常人难以理解的傻事，尽管有人拍手叫好，但多数人却不以为然。很快，他用光了川中老父给他的资财，使自己陷入了困境，幸而许氏夫人爱慕他的人才，同他结

婚时随身带来了十几万两的妆资，才使他僵而复苏。可是由于他仍然听不得别人的半句苦话，这笔钱又很快用光了。

对此，不仅一些要好的亲友很有看法，甚至过去常常来聒噪钱财的一些朋友，见他的确穷了，有的也调转唇舌说长道短，笑他不知钱财贵重，喜欢挥霍。

听到这些咸言淡语，李白总是一笑置之。他心中明白，自己如能象一些守财奴那样看重金钱，纵使天天举杯痛饮，也不至于如此潦倒，始终可以象诸葛孔明那样高卧隆中。但如今的景况确实不同了，他不仅需要亲自张罗衣食费用，连明日入陕的川资，尚须向人筹措。想着这些，他轻轻皱着眉头，独自望着天边西行的云彩默默出神。

“爹爹，快来用饭吧！”

平阳笑吟吟地走进屋中，她将手里捧着的青漆木盘放下，从盘中端出一碗鸡肉、一碗菜蔬和一壶烧酒摆在桌上，向李白笑语。她见爹爹面带忧容，又笑嘻嘻地说道：

“爹爹，自从天子降下诏书，不仅咱们一家欢喜，苟家婆婆和村中父老也都非常高兴，他们说五松山出了贤人，大家都感到光彩。我想，从今以后爹爹有了出头之日，可以尽自己的学识去帮助君王料理国家大事，使天下雨睦风淳重见升平，就是咱们家里的日子也再不必依赖亲友了！”

平阳说着，向爹爹望了一眼，她见爹爹愁眉稍解，脸上有了些笑意，又接着说道：

“请爹爹宽心，这几日家中生活就比过去好多了。有些以前难得登门的叔叔伯伯，也都带着礼物赶来看望我们，说同你是世交老友，有什么困难千万不要客气，一定尽力帮忙。昨天殷叔叔又来了一趟，走时留下二两银子，执意让我收下，等你回来时买鸡买酒。还说，这是鸡酒之资，鸡者吉也，酒者久

也，取其好音，是祝你到长安去万事吉祥，圣眷长久的意思。”

平阳说到这里，自己忍不住笑出声来。

“爹爹你说，我们这些宽袍阔袖的亲友，有些个也真逗！当初我们到南陵来投奔他们，个个躲躲闪闪，有的官气十足，有的古腔古调，开口闭口便讲出许多爱莫能助，力不从心的言语。若不是荀家婆婆热心相帮，我们可就苦了，恐怕连个落脚的住处都找不到。如今，我们的运气转了一转，他们不但主动登门叙旧，连话也说得比以前亲热多了。所以我不须爹爹发愁，到长安去的路费，一定会有人帮助的。即使真的还是无人帮忙，我们也不会没有一点办法，我想……”

平阳说着，低头看看自己手腕上戴的翡翠玉镯，忽然把下面的话留在嘴里，随即机灵地转开话题。

“爹爹，看你，酒都凉了！”

听了女儿的话，李白感到十分开心。他哈哈笑着端起桌上的酒盏让女儿斟满，一口饮尽，高兴地说：

“孩子，你说得好，说得好！想不到你小小年纪，就有了这许多阅历。不过，我们还是要宽厚待人，不要计较这些……”

平阳见爹爹脸上露出笑颜，便回身拉着伯禽的手，温和地说：

“弟弟，姐姐带你到外面去玩，让爹爹静心吃饭。”

伯禽不肯走，他用一只小手指着桌上的菜碗嚷叫：

“肉！有肉！姐姐，我要和爹爹一起吃肉！”

比小弟大十岁的平阳一向疼爱小弟，特别是母亲去世后，她更感到小弟弟命苦。平日，她作为长姐，宁肯自己多吃许多辛苦，也不让小弟感到半点委屈。这时伯禽一喊，她慌忙将手松开，伯禽趁机又扑进李白怀里。

“来，平阳，你也来！我们一家人欢欢喜喜一起吃饭。这

些年你们同爹爹一起吃了不少苦，很长时间竟是不知肉味了！”

李白抱起伯禽放到膝上，夹块鸡肉放到他的嘴里。提起桌上的酒壶，也不向盏里斟注，径自对着壶嘴咕咕地喝下两口。

平阳怕爹爹过于劳累，便去给伯禽盛了碗饭，拿来筷子，让他在爹爹身边坐下。自己也端来碗饭，一边挨着爹爹坐下慢慢吃着，一边想着心事。

这些天来，她一直盼着爹爹快些回来，觉得自己心中有许多话语，要对爹爹诉说。爹爹有了出头之日，她心中自然感到欢喜，但不知爹爹此去命运到底如何，她又有几分担忧。过去，她常常听母亲说伴君如伴虎，忠臣受戮，清白遭污，贤明被逐，奸佞得宠，是朝朝代代都难以避免的事情。爹爹狂放不羁的秉性和刚直不阿的人品，在家时候还难逃众人诽谤，到京都长安，处于龌龊不堪的官场浊流中，万一言语不讳，冲撞了哪一位当朝的权贵，以后难免不遭逢凶险。这些话，以前母亲在世的时候，有母亲不断地向爹爹讲起，如今母亲不在了，还有谁再把这些知心贴己的话语，去一句一句地规劝爹爹？因此她想在爹爹临行之前，把母亲过去常常规劝爹爹的许多话语再重新提提，免得爹爹到长安之后不知进退，遇到什么蹉跌。

同时，她也想同爹爹商议一下，让自己带着弟弟伯禽返回东鲁。近半年来，她虽然身在南陵，可是无日无夜不神往东鲁。她思念任城的旧居，思念母亲的坟墓，夜里梦中，她常常魂飞万里，流着眼泪去祭扫母亲的寂寂孤坟。她总是觉得母亲孤寂的坟丘上面，又长满了无人剪除的荒草；也总是担心狐魅野鼠，去搅扰母亲无人卫护的亡灵。她常常独自倚门北望，苦苦地等候着及早返回东鲁的时机，可是由于怕引起爹爹心中的伤感，又一直不敢提起，只有在无人的时候，暗自悄悄垂泪。现在爹爹又要离家远行，自己和弟弟更觉孤单无依。倒不如回到

任城，还可以与母亲的坟墓长相厮守，即使阳间与阴世无路可通，早早晚晚去看看母亲的坟丘，也会使母亲的魂灵不觉孤单。

“平阳，你在想什么？苟妈妈怎么不来？”

李白见平阳捧着饭碗独自出神，奇怪地停住手中的杯盏。平阳从沉思中醒来，连忙按下心事，笑笑说道：

“呵，婆婆帮助把饭菜安排妥贴，我就请婆婆到屋中坐坐，不料婆婆怎么也不肯，硬是说自己田头上还有活计，忙忙地去了，拦也拦不住。婆婆还说，眼看爹爹就是个做官的人了，如今贵贱不同，哪有平头百姓同朝廷的大官一起坐地吃饭的道理！”

李白听着，忽然皱起眉头，将手中的酒盏向桌上一撂，不快地说：

“这是什么话！大家都是黄帝的子孙，同在一个天地中生活，昨日还是彼此亲近，今日怎么竟忽然生分得厉害？”

“爹爹，你读了那么多书，怎么忽然就说出这么些傻话？尊卑的序列早已有之，难道爹爹还想要去更改过来不成？”

平阳说到这里，自己忍不住先笑了。她抬眼望望爹爹，接着说道：

“若想人人都象住在桃花源里一样，爹爹，就不会有天子的诏书，你也不用去长安。我们一家人总不分离，日日在一起多好！”

平阳的话，说得李白哈哈大笑，他兴冲冲地举起酒盏自斟自饮，很快地将壶中的酒都喝干了。

“平阳，你再去给爹爹热些酒来。”

平阳接过酒壶，转身去了。李白出神地望着女儿，他从女儿身上既看到了许氏夫人端庄秀逸的情影，也看到了自己敏捷